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五

卷九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齋醮拜章靈驗

李耽神呪齋醮

鄒聰希毗陵道士也精誠章醮以三洞經法化導於人邕州節度使李耽相國李蔚御史中丞李昭執弟子之禮以師奉焉先是李耽持節邕南溪洞蠻乘間伺隙停掠封壤焚燒盧井緝兵入寇耽命裨將出師以拒之隔水結壘時天下承平兵甲不用久矣人心危懼遠近震驚雖驛騎乞師飛章上奏而隣救未至莫知所圖聽希請作洞淵神呪道場得道士三十餘人告齋虔祝已二日矣是夕壇中香燭精豐星月融朗城中士女通夕瞻禮亦無夜禁之法人情翕然唯蠻壘之上雲物陰翳雷電交馳震霹一聲亦旋澄霽及明覘者馳報羣蠻遁去矣翌日境上擒得蠻首一人耽問其遠犯封疆不俟闢敵而遁去何也蠻首曰某日雷震震擊之後謀者云北軍大至旋已濟矣由是棄甲而遁數年連寇安南相

國高駢討平之竟不敢犯邕南封部者乃耽與聰希神呪之功也

張邵奏天曹錢驗

卅州成都

成都張邵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西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隣家馮老人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歿陣不回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某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殞陣不歸非關巨靈故用令陪錢三千貫即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日已後百司交替又須停駐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已前就玉局化北帝院天曹庫中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餘庫子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無異光化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馮死已十餘年其姪為官司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放其姓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所奏錢又卅州臨邛人姓張其夫曾

事水平軍事副使張霖郎中身歿之後縣司差其子為里正已被追禁其夫下語於妻今入府將狀投副使郎中必得解免到府日先就玉局化北帝院奏北斗錢二百千我於天曹計會必令判下免之二百千錢二百紙耳妻如其言就化奏錢復夢其夫云事已行矣明日見副使果允其訴則知紙錢所用事甚昭然矣冥中之事與世無異矣

陶隱居拜章祈雨驗

陶隱居在茅山之時國中大旱梁武帝祭禱山川徧走羣望郊壇靈祠靡有微應隱居於靜室自製朱表上告玄司翌日無驗弟子周太玄曰昨有真仙降於靜室因言水旱之事天之陰陽數也數既有定不可遽移山川百神風雨之吏莫敢逆天時而弄風雨非太上之命上帝所行天帝下臨然後數可革耳所以堯水湯旱豈德之不逮耶雖聖人亦拘於天數矣陶都水憂國憫人誠亦至矣詞旨丹切善亦篤矣其如數何又一真人曰都水拜章必有奇應但未知其法耳若以青紙墨書

密室中拜之必果御達也隱居與太玄知其言而拜之是夕甘雨大霑連三日帝時有侍臣在山密白其事手書褒謝焉

王招商神呪齋驗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積而苦疾沉痾逾年不痊齋供像設巫醫符祝靡不周詣莫能蠲除王芝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徵驗而招商素不崇道聞之茂如也攻理所疾實貨財萬計矣日以羸爾俟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明章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於其家修神呪道場疾方綿篤不保旦夕促以啓壇當禁壇之際疾士瞑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敕既畢道明持劔水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道明就卧內噴之忽能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我疾有瘳矣乃求永命机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不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死矣尊師開道場之時都不醒悟但聞空中有言大帝下

降領天兵討逆如是即黃光如日照灼遠近即見千乘萬騎天兵神將圍繞此宅鬼物邪怪並已擒縛去矣方來大帝太一乘七寶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某至太一前令神人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痛楚但氣稍羸爾即云元始下降乃見太帝太一對共迎拜隊仗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天尊有光一道下照某身今則氣力亦似勝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尚恐其未任勸俟來日懇要盥漱更衣扶杖而立良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揮手拒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遽巡如常自是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無暫替乃獨修創玉芝觀講堂大殿三門通廊齋廚道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設之製牀枕器皿服玩倉庫凡數百萬資用二年之內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敏乃乞解所職養道居閑焉

杜郊公黃錄醮驗

相國杜郊公幼履顯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

皆載領之年九十餘薨於荆渚是夕中使楊魯周自五嶺使迴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可懼敲磔擊觸若兵甲之聲人人股慄莫知所以魯周駭駭所倦尋亦成寐夢四衛之內師旅充斥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閻羅王今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年長者是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豫半日矣官高年長者首冠衆人疑其必有薨變是夕四更果去世矣魯周詰此事於儕友間自是京城亦有知者明年春女妓間有暴殞而蘇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作十壇黃錄道場以希退免今送錢三百萬圓悞各二百事於開元觀古柏院請沖真大師胡紫陽嚴修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妓復暴殞如初云我已奉上帝之命為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矣言罪福之報信如影響不可不預戒慎也黃錄道場表奏上帝降命無所不可焉

籍縣劉今破黃錄齋驗

劉生者咸通末為陵州軍事判官知籍縣事主簿程克恭精勤崇道率眾置黃錄道場請

道士羅超然主張齋法羅超然性多虛矯忽侮於人至縣一謁劉生偶未相見不復載往劉頗憾之是夕啓壇克恭請劉同往竟亦不至明日齋午間劉令胥吏領囚徒數輩於壇側廊下推鞠超然怒之厲厲詞勅劉使吏就

壇內擒超然欲加捶扑久之棘枝屢執詰其紫衣之由超然云法位合著謂之法衣是道門昇壇朝謁之服爾劉殊不聽填於狴牢中齋壇由是遂罷超然亦放釋劉自此沉疾逾月日夕號呼若有捶撻肩鬚墮落瘡痂周身遂成風癩而性多褊碎所在凌人既抱惡疾情益光躁侍中崔公安潛鎮蜀之明年其疾加作病臥累月一夕風雨迅雷卒於成都私客館下

程克恭拜章祈雨驗

籍縣主簿程克恭好道探玄精勤修奉家于眉州遇錄事參軍崔渾授以拜章祈福之訣於其私第創為道堂靜室更益崇嚴忽本郡亢旱累旬爰熾將欲害稼因檢章格中有祈雨章乃備跪信香果於其別墅拜章請雨焚

章之際有玄蛇徐行若有所引忽不復見俄而朗月之中微有陰暈雲纒數丈即有甘雨野田之中涓涓流注中夜而息及明視之乃其家莊內有雨犬牙田界涸涸便殊翌日別修章詞乞一州之雨章纔拜奏夜果滂注州境之外雨所不及

蕭鼎今公黃籙醮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蕭鼎節制成都於萬里橋南隔江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戶廊閣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曉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瓦鬼哭狐鳴以其喪失墳隴平刺墓墓無所告訴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常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神誠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常公夢神人曰所管南市開發墳塚使凶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為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為其遷拔上帝赦宥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記立於真符

觀也

李約黃籙齋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勾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以為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頗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授官近見天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授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也約如其言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待中路嚴性甚強正早聞其妻還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印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妖妄之言固不可聽其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印黃州刺史有闕路持疑多時未欲擬下筆與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教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月妻謂約曰我人世限盡與君為生

死之訣所以未去者為天司與一主持要月
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有過答未得原免今
居官之際可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
妻曰請修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
疑之問何故須修黃籙道場妻曰天上下
一切神明無幽無隱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
制如人間萬國運來帝王爾黃籙齋者濟拔
存亡消解冤結滅謝罪犯召令神明無所不
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來帝王即
降明教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
黃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
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修黃籙齋為
急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福利何得不吉
妻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
揮只似世間人情請託為致而已鬼神無所
遵索得力極遲雖云末世他生亦恐難得其
效約聞之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
其兒女復為母氏於紫極宮別修一壇亦三
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
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

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卹貧弱神間孤
獨踈賸貨財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
清靜身心勿食珍鮮勿染華美即為上矣勿
以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
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
長子後宰昌明亦在道鄉中子一尉不足榮
顯小子當今入道以來香火十年之內四隣
多事善自保為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
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所言
也。

李吉黃籙齋驗

李吉自蘇州度支院除大理少卿乾符中寓
居隸劔門崇奉大道常供養老君香火不輟
妻因省親往普州在道遇疾於普州將息言
聞妻病遂於莊所置黃籙道場為之祈福啓
齋之夜妻夢青衣童子一人云太上老君今
喚引至一山下仰視其山崖壁數千尺山前
有梯狀如金色引之攀梯而上良久及頂道
徑平坦奇花異木間以松篁時見亭臺隱映
林壑行數百步及一宮闕崇高華煥皆金樓

玉堂入數重門方至大殿白玉為階黃金欄
楯太上老君坐於殿內童子引言妻至階下
老君謂曰通得李吉所奏為疾苦未平但好
將息勿為憂也因教左右以一杯酒賜之拜
謝而飲飲畢即令童子速還其家復即夢覺
一室之內皆聞酒香口中亦有酒味異常珍
美自此平復旬月使歸昌明驗所夢之夕是
啓齋之夜三更以來法事初畢之時也言乃
畫太上老君像並勸修勵夫婦受籙常奉香
燈大駕到蜀言除官昇朝要封邑說而精嚴
修奉人所不借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五